

新異象——血債

林證耶



〔編按：本文撮錄自林證耶牧師著《翟輔民傳》(香港宣道出版社1962年初版)。翟輔民牧師(Robert Alexander Jefferay, 1873-1945)出生於加拿大，是宣道會於1897年差往中國第一批的宣教士。在中國廣西梧州宣教期間，神再給他開拓南洋的異象。〕

「往南洋去」，這個思想在翟牧師的腦子裡已醞釀了好幾年。他很清楚知道這是神的旨意，可是為了目前百務羈身，他總抽不出時間來。他一方面把這事情放在禱告中，一方面又盡力將事務一件件地解決好，把華南及越南兩區工作任務一件件地託負其他的同工，同時又盡量搜集訪問的資料，作好準備的工作。所以在那一段時期內，他時常觀摩地圖，尋找南行的路路線。有關南洋的書籍，他總是收集起來，詳細參考。每一個輪船公司，都常常會見到他的蹤跡，在那裡查看地圖，向職員們諸般盤問。凡是懂得南洋群島，或是東印度沿海情況的老友，都去找他們談話。直到1927年底，他已獲得了足夠的資料。

在東南亞那許多地區中，最能吸引翟牧師注意力的是荷屬東印度群島，也就是今日的印度尼西亞共和國。這是南洋一個最廣大的地區，她擁有三千多個大小島嶼，版圖遼闊(其面積等於中國六分之一，或等於歐洲五分之一)，人口繁多，許多城市有

成千成萬的華僑，並未有聽過福音，這些群島也滿著其他各種各族的人民，他們根本不知道十字架的信息。

翟牧師是個富有靈感的人，由於他與神有不斷的交通，故常有超人的遠見。在他還未出發「南征」荷印之前，已經得到一個新的啟示。他曾把他的資料寫成報告，把他將要發展南洋工作的計劃草成提案，一併提交紐約宣道總會。可是總會接到這些報告書後，認為這些計劃太新鮮，而把他冷落下來。

但是這一盤冷水並不能撲滅翟牧師心中的火，他受到聖靈的催促必須親自出馬，親眼看看這個廣大地區的人民是否確有需要。他還生怕自己的眼光不夠，所以約邀黃原素牧師(於1928年元月)同行，好增強這個需要的見證。

翟牧師在南洋視察後，北歸的時候，就在將抵香港的前夕，忽然發覺自己雙手滿了鮮紅的人血。他自己也莫名其妙，看著手上的血越來越疑慮，越來越驚惶。他百思不得其解。他自忖從來沒有犯過

罪，也從來沒有作過甚麼虧心的事，何來這斑斑的血跡？不覺憂從中來，無限恐懼。正想設法逃避，免受刑罰，誰知有人追上前來了。追的並非別人，臉面活像主耶穌。他在逃跑時，見地上四處皆雪，便俯身拾雪洗手，且逃且洗，結果仍無法洗脫血跡。那時他惶恐萬分，猝然驚醒，方知原來是南柯一夢。他覺得這夢並不平凡，必有深意，乃細思夢中情景，卻想不出是何意義。便向主耶穌禱告說：「主阿，我不懼怕你，也不逃避你，我手本無他人血跡，我一生的罪，都蒙你赦免了，潔淨了，這夢到底是甚麼意思呢？求你指示我。阿們。」當他靜候主前，忽有聖靈微聲說：「人子阿，我立你作以色列家守望的人，所以你要聽我口中的話，替我警戒他們。我何時指著惡人說，他必要死，你若不警戒他，也不勸戒他，使他離開惡行，拯救他的性命，這人必死在罪孽之中，我卻要向你討他喪命的罪。倘若你警戒惡人，他人不轉離罪惡，也不離開惡行，他必死在罪孽之中，你卻救自己脫離了罪。」(結三17-19)至是，翟牧師才恍然大悟，心裡至為興奮。他說聖靈既如此清楚的指示了我，還需煩勞但以理來解我的夢嗎？那時，他更想起該隱殺弟之後，上帝對他所發出的兩句問話：「你兄弟亞伯在哪裡？」又說：「你作了甚麼事呢？你兄弟的血，有聲音從地裡向我哀告。」(創四9-10)他同時又想起保羅的話：「我傳福音原沒有可誇的；因為我是不得已的；若不傳福音，我便有禍了。我若甘心作這事，就有賞賜；若不甘心，責任卻已經託付我了。」(林前九16-17)翟牧師又自忖：今日我能否如保羅那樣問心無愧地對南洋的人說，「我今日向你們證明，你們中間無論何人死亡，罪不在我身上」呢？(徒二十26)

翟牧師返抵廣西梧州之後，為著南洋群島千萬靈魂所壓在他身上的那沉重的擔子，已夠叫他心中如焚。好像保羅所謂「無論是希利尼人、化外人、聰明人、愚拙人，我都欠他們的債。」這債是無可逃避的，是不得不還的。他像瘋狂了似的，逢人便提說南洋的事；並且每一提說南洋的事，心裡總是怦怦不安，好像該隱離開了家鄉，遷到挪得，在地上飄流，生怕被所遇見的人殺害。翟牧師此次旅行所經之地，遇見了許多民族，他們散居各島各城各

鄉，並未得救。如今翟牧師已經歸來，但眼前仍然呈現穿著各式各樣衣服的人，耳邊仍然聽見各個希奇的外國名字，山打根、麻厘柏板、三馬林達、東加拉、巴里巴里、望加錫、達雅、布吉士、峇厘。這些城市，這些民族，雖然散布在隔離甚遠的太平洋群島之上，但常常像冤魂不息地縈繞在翟牧師的跟前，有時深夜也聽見那種呼聲，夢裡也看見那些城市。

這時候，翟牧師知道他應該做些甚麼事，他一方面準備好宣傳的資料，並積極籌備工作，一方面立刻寫信給紐約總會。這次的信不是向總會作甚麼建議，也不是向總會作甚麼要求，而是向總會發出哀的美敦書，向總會宣告他今後當作的事，不管總會許可不許可，也不管總會支持不支持，他決定是一意孤行了。

對工作的展開，翟牧師具有極大的信心，因為他明知道這事是出乎主，主必定負擔一切後果的責任。所以對於經濟問題，翟牧師並不放在心上。他現在所求的不是金錢而是人。翟牧師在觀察期間，已選定了西里伯斯的望加錫(今錫江)作為將來荷印區的總部所在地，所以必須先行恢復那裡的華僑教會以為立腳處。乃立即去函就商於朱醒魂牧師，希望憑他過去在越南工作的經驗來開發新的工場。1928年夏，朱牧師便應召而去。及至秋間，翟牧師更藉送朱牧師家眷赴錫之便，邀請廣西省宣道會華人聯會主席趙柳塘牧師至荷印一行，乘機觀察及佈道。那時候，適王載先生在香港主領第二屆培靈會，翟牧又向他談論南洋佈道事，鼓勵他先去旅行一週，自然會得到神新的啟示。王載先生就在是年冬間啟程，沿黃原素牧師春間所經過的路線由越南以至新加坡。1929年初進入荷印，在爪哇各大城市佈道，然後直赴錫江與翟牧師等相會。

翟牧師一生只抱著一個目標，但求能多救一些靈魂，就無拘用何種方式，是宣道會也好，不是宣道會也好，那是毫無關係的。翟牧師很有遠大眼光，他知道南洋工作應由中國教會負責任，所以他建議並協助華人在1929年創辦「中華國外佈道團」，負起向遠東的宣教工作，成為華人教會第一個海外宣教差會。